

## 扇黄杏落时

□钱循朗

心窗语

我喜欢史铁生先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，今年，南通城的秋不像往常优柔涟涟，连桂香都迟到了半个月。

午后，蓝天和金光调和着，当光影敲打窗棂的时候，丹老师吆喝着我们去拾银杏果，女生们叽叽喳喳飞了过去，我举起的手又收了回来，但心也跟着去了。

我想象的校园好不过是飞檐翘角、临湖有亭的。若没有，可少不得大树，操场旁的银杏树就最好，盘根错节几经秋，姿如凤舞云干霄，守着一方天地，不占也不让。寒夜里，它将一圈圈金黄降下，描绘出“满地翻黄银杏毯，文杏栽下玉珠明”的画卷。

树是校园永恒的见证者，是师生们永远的庇护神，是灵动的、黄绿交替的，让人望出神的中国风。

细碎的脚步声近了，那裹挟着泥土和秋天的清香也近了，我分到的这颗微波炉加热过的小果子，象牙白的三棱锥体，温润恬淡，微开的缝隙露出一丝翠绿。

它笑了，我便有口福了。

我试想着，同学们似银杏扇片在树下旋转，欢愉如回归山林的精灵，眼尖的先得了一颗，又接二连三传来声声应和，就在这举手投足间收齐了颗颗惊喜，留下了串串足印。到除去外部果肉清洗时，水池旁又少不了嫌弃气味的嬉闹，那人声水响在校园上空格外清朗。

我试想着，当几十粒杏果微开着口，被灌进大封袋后，在微波炉里放肆一分半钟的样子，那跳跃着的噼啪声呀，融合着炉中的橙光，一闪一亮，像新年里头的炮仗，欢喜是欢喜，近前却不敢近前。

这余温下的杏果被我捧起，在掌心中搓开，用指甲盖轻刮去灰色衣皮，一袭翡翠绿就在眼前了。轻掰左右，去嫩黄的苦芯后入口，一股软糯的、夹带丝丝甘甜的风味就在口腔中散开了。

今天的丹老师在饭格似的作息表里，把秋天送还给了我，让我们在母语的世界里，走进又走出来，还有什么比这秋礼更有心意？还有什么比这“秋天的怀念”更让人怀念呢？

扇黄杏落时，金桂来迟错当春。我想各时有各时的美，摊开课本，谁又不谈论朱先生的《春》、老舍先生《冬》的妙呢？

## 听雨

□方述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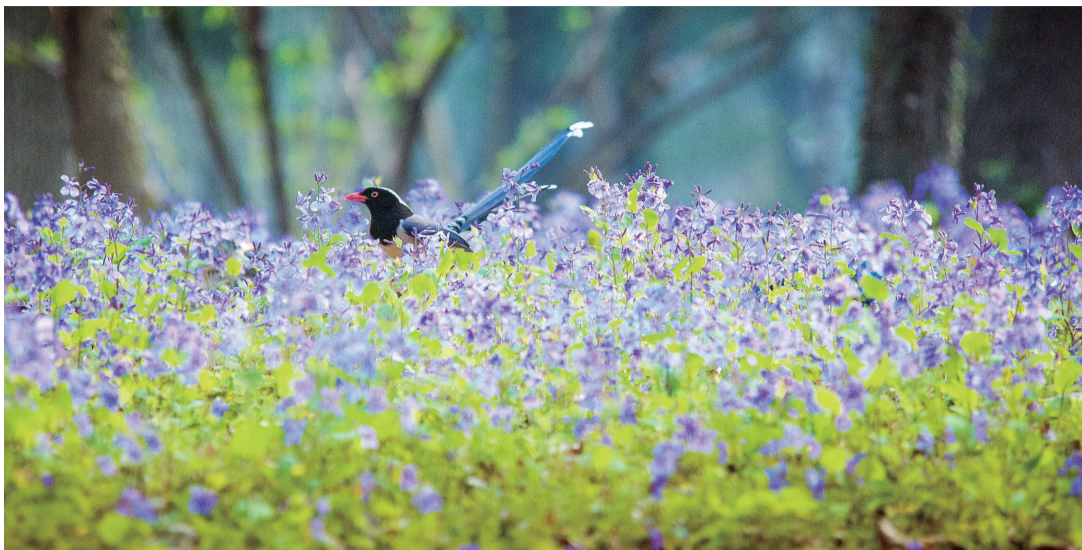
紫琅诗会

阳光在阳光房上，收慢脚步  
斑驳光影在墙上流动  
这方天地由明亮变成暗黑  
我伏在案头听雨，滴答滴答  
每一声，都是春天的呢喃

麦田，在沉默中苏醒  
在春雨绵绵的情话里孕育  
麦苗卷起，举起一盏盏金樽  
斟满大自然的恩赐

鱼塘，在喧嚣中沸腾  
老板在雨里卖力地吆喝  
在池塘边一五一十地数着  
瓢里的鱼苗扑腾入水  
它们也在寻找生活的源泉

雨水，最是拨弄心弦  
绵密匝匝扯着心事  
我怎能虚度在自怨自艾里  
我要走出心的桎梏  
听雨滴穿透土地，由此发酥  
我把自己和一颗种子植入  
长在春天里



花鸟情

陈顺源

## 湖上月色

□宋继高

灯下漫笔

早就想看看湖上的月色了。今晚，信步走出住处，来到东太湖，步上岱心湾大桥，忽然觉得自己就融在一片银色的清辉里。抬头看看天，一轮银盘子般的明月正挂在我的头顶上，忽然兴奋起来：不是早就想赏一赏这湖上月色的吗？今夜，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！

我知道，今天是农历七月十六，举头望明月，那月亮有点儿微红，又大又圆，状如玉盘。月中桂树婆娑，玉兔蛰伏在桂下，显得十分乖巧，而那美丽的嫦娥正翩翩起舞呢。如水的月光泻在湖面上，湖水像是被这巨大的宠爱吓坏了，静静的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，风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竟把这满湖的月色给忘了。月色因着湖水而显得格外妩媚，湖水因着月色而显得特别温柔。至于我呢，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，低头赏赏湖上的月色，内心那种惬意真是无法言说，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！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”远处传来少年朗朗的声音。我突然想起，对呀，这月色、这湖光、这远山、这近水，应该有诗啊！

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1200多年的声音，从盛唐传来，这是诗仙李白的名句。在唐代诗人中，李白对月亮最为钟情，他写月的诗最多。从“明月出天山”的《关山月》到“床前明月光”的《静夜思》；从“举杯邀明月”的《月下独酌》到“长安一片月”的《秋歌》，李白一生总喜欢与美酒、月光为伴。

据野史记载，李白61岁那年，在当涂江上饮酒，见水中有月，便跳入江中追月而去了。以至几百年后的明末才子唐寅写诗感叹：“李白如今已仙去，月在青天几圆缺？”

杜甫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他的看法：“月是故乡明”；孟浩然的感受是：“秋空明月悬”；王维则说：“明月松间照”；杜牧便来了个写月不见月：“万国尽分照，谁家无此明。”唐代女诗人李冶更情真意切：“离人无语月无声，明月有光人有情。”白居易也来了一句：“西北望乡何处是，东南见月几回圆”，让一代一代的华夏子孙玩味至今。

还有宋人欧阳修的得意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和王安石的询问：“明月何日照我还”，唐人宋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写月叹月咏月，留下无数千古名句。

今夜，我站在月光下，看湖水如镜，不禁浮想联翩。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月光与水似乎特别亲近友好？只要说到月光，人们总脱口而出：“月光如水”或形容为“水银泻地”。

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这是杜甫的名句。与杜老先生同处唐代，但比他年长几十岁的张九龄，便把月亮写到海上，吟出了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千古绝唱。

初唐的张若虚更是不得了，他顾不得唐诗的那些规矩，什么七律、七绝之类，一出手就是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恣意挥洒，一口气竟写了36句、252字。上来就气度不凡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这是那个时代极少见的长诗。通篇让人看到江与月在诗中反复拓展，不断深化。春江、江流、江天、江畔、江水，这纷繁的形与景，和着明月、孤月、江月、初月、落月、月楼、月华复杂的光与色，构成了一幅色美情浓、斑斓迷离的春江月夜图。更精彩的是，张老先生没有仅仅局限于一轮江月，而是把一种复杂的人类情感贯穿其中，发出了千古一问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

无独有偶，时隔几十年后，诗仙李白居然也以一首《把酒问月》发出了另一种声音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好像是回复了长辈的询问，又好似自说自话。好玩的是，到了几百年之后的宋代，不甘寂寞的大文豪苏轼又附了一句：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

围绕着这月啊水啊，无数名人大家竟然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，我不禁心生好奇，查了百度。这一查，还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百度上的文章较长，最主

要的有这样几句话：大约在44亿年前，伴随着月球的形成，水也来到了地球上，哪里有水，哪里就有绿洲和生命。没有月球，地球上恐怕就不会有生命。啊呀，我终于明白了月亮与水的关系。

不远处的一幢亮着灯的房屋里传来阵阵琴声，侧耳倾听，那是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，仿佛是专为这湖上月色定制的音乐，如梦如幻、如诗如画，琴声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，仿佛可以感受到一百多年前，这位失聪乐圣内心深处的那种皎洁、那种炽热，还有一种熊熊燃烧的激情！近处传来节奏分明的捶击，那是勤劳村妇在月下捣衣，起先是一处，紧接着远处、近处，捣衣声响成一片。

七月流火的盛夏，人们白天忙田里的农作物，晚上，有这明媚的月光照着，正好下湖洗衣。湖面漾起涟漪，月光照在上面，一道又一道的银波荡向远方。

山村顿时鲜活起来。吴地特有的粉墙黛瓦、小桥人家，在这月色的笼罩下，粉墙由白天的纯白变成了乳白，那黛瓦呢，则显得更加黝黑了，在月光下泛着奇幻的光泽。远处，田园朦胧、山影幢幢、灯火点点，好一幅山村月色图。

今夜，我伫立在这太湖之滨，置身于“月光如水水如天”的境界，不禁想起“身在异乡为异客”，对了，我是一个外地人。此时，百里之外的我的故乡，我的父老乡亲是否也能看见这一轮明月？是否也可以沐浴这如水的月光？此时此刻，在这月光之下，我更愿意把苏东坡这一句献给我的故乡、我的亲人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

今夜，我站在这月光之下，露水下来了，一阵风吹来，把倒映在湖面上的月亮吹得一晃一晃的，我抬起头向天上望去，天上的月亮没有晃，正牢牢地挂在我头顶呢！此时的月亮，微红已经褪尽，桂树、玉兔更加清晰可见，嫦娥下班了，吴刚正忙着砍柴。皎洁的月光，水银般倾泻在湖面上，上下天光，浑然一体，我简直分不清什么是月色、什么是湖光了。只觉得，整个人都已融进这月色湖光之中了。